



歸先生文集卷之八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公
嘗言自脩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
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
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

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沒沒負先生

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蜀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某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王巖先生文集序

王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王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應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

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厯兩月上疏
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
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
人遮道刺公公偽爲頭陀持波唄囉以行乞四百餘
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偽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
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
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
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
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
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
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
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
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
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
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
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
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
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

公道後之人猶搯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 國家累洽休明迨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嬖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

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

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遠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故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舖藥之其後獲

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夷人郎擄松犯邊獲其兄子郎
尚加禿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薦都
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
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
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
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 朝可稱紀者如
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
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
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為政顧徒以科舉剝

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
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
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為文若干卷曰山
齋者其自號也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
於中而為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
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
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
與其門人脩德講學始以仁為教然至于其高第第

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

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氏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王雅志

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
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
序之云爾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
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艸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
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
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
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
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錢宗伯刪此篇歸元
卷之八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
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
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
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
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
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

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維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摺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顯學二三家著于篇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

時廷臣以言事忤 旨鞠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
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瘳死者其後往往
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
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
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
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
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哀其
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予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
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
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 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

富平楊子脩志介公辭
也常熟本作楊因修
誤

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荅問及其所交親
者則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脩並一時
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
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
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
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
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 詔獄為國家
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
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
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繇長史

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恠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歸之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竒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

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
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
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
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
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
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
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
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
之聲何期于析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
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竒余固鄙野不能得
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
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
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
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
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
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人記則
能史記矣故曰曠焉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縉也

文之難言也每與王叔抵掌而談
燁燁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
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
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
若也王叔生于楚其才豈異於古耶先是以其稿留
余者逾月似以余為知之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
之才兼衆體故叙樊紹述則如樊紹述叙柳子厚則
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王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玉
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八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為平和人以居
西山故閩人稱為西山李氏代為名族其先有西山
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
桃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為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

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為義田以贍族又做浦江
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
矣余因論君之為家規蓋本於不忍泯其始祖之心
既為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
為法以合族而紂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
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
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為秦
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
宗余以為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榦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
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
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
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
書示余而為序之如此

浙江鄉試錄後序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
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上之姓名與其文為
錄而考試官其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
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
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為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
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
之初即作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
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
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
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禎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
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貽燕
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翾翾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典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
夫豈偶然哉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
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
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
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
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為奇耳夫浙古
會稽鄞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

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
舉以貢於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為聖天子
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恭遇 冊
天尊 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
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
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 郊廟用之以臣言
不讐謫徙之邊迨至末年 詔吏部召臣還會 龍

馭上賓 聖天子即位臣起為南京通政司叅議陞
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既拜
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
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
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
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
少有存者力為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
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
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
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羹臣竊惟 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
年來嶺海陸梁妖氣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
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
冏為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
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 聖德於萬
一有負 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
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
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謀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
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謀復散
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
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為不遠於古也今世譜
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
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
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况孝
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

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為魯鄉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世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為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

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為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錢本刪今存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

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仁本人自為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

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隨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徃徃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居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為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為序而歸之

西王母圖序

殊年從常憲本

余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新安鮑良珊客於吳將歸書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請余問瑤池之事

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
 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
 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
 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騑馭之駟
 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
 云穆王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瑤池之上乃觀
 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余一人不足
 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
 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以窮當世之樂猶百年而
 殂後世以為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

至於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
 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石而樹
 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
 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見所謂崑
 崙者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
 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
 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饌以棊盛桃帝
 食之而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於蜚簾桂館間則穆
 王之車轍馬跡周流萬里亦勞矣豈公孫卿所謂事
 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

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
在子之道也之圖耶今
天子治明庭脩黃帝
之道西王母方編見中
土人見之其穆滿春
漢之事其之三道其
碑筆度常熟於崑山
刻乃是篇乃為王
元美兄弟者中
同而始亦思其嘉
請同上方感於神

仙故太僕循以三編
而讀者不詳故云
亦同其者也

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
肅然豈神靈恠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
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微乎莊生之論豈穆滿
秦漢之所能及此哉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時人
未能喻其旨今王憲使元美與其弟進士敬美作此
圖以壽其外祖母劉頤人故書以貽之元美兄弟學
道當得妙悟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
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

母於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

綵衣春燕圖序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
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為郡縣然一日
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淮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為天子之邦至
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
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
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
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

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 國家威靈軼于三代
矣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
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
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
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
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
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郎昌華芳春園林之
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
便道婦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
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
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
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燕
圖者因為序之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夏禹錫校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
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
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遠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
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
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

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
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閒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
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遽起群疑豁如雲披兩
齊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
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
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
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獨為諸生
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
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

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
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予惟 國家
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
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
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
貴行盡如馳莫能為 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衰然
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
人民一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
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
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為重曰彼名進士也

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
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
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
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
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
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弥望
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
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
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
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滌波於

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
則猶飢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
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
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
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
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
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
之遇也因書以為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為棄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

按事印為嘉靖十年
所君時年二十有六
文章識海也如此
識

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
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
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
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
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
然為天下之望躅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
分外之思承平既乂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
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
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

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
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
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
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
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
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
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
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
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

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

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問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閱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為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

歷二子要為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群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為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為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為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為纖

悉此非樂為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
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為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為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
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為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
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鉤校日以密
催科目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為吏吳中者督賦為
尤難宋侯之為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
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為書
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微書北上當為
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 國家仰給

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
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絲更譬如人衰老而服
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
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絲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
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
蹶益甚歲復荐飢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烏
面爭出供役而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嗇矣
富人哀此焚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
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
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古侯南陽人皆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敘

吳郡為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為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五野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鬯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於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輶絡繹于傳舍名以四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

我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為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春風徐來駢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公周覽閭閻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為治妙選良二千名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一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為郡者得優游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

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
詩而重書累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
久吏治^耗利敝疆場靡寧 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
於俗奢民貧災殍凋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
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
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
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
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
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

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
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為三
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
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為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夫善能敬正法辨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
為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
獨無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利于民者也吏

之貪者非直傷于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害于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為也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已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為也不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為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為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為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

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為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挾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篚之間矣自前歲攜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媮得暫息然海防未徹警報不至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為欲夷狄之無侵害在于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于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于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流百姓喁喁

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
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
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西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
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為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
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
也侯為人清廉不擾真有卻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
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于縣本非所望而人
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于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
悲乎於是鄉進士某等餞于江之澣以為是不能忘
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

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代

鄭君名臨安人由太附
縣進士崑山正承
祿赴國督造教
相陸南京虎賁
衛經歷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
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
為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
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
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為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
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為八校尉虎
賁中郎將插兩鵝尾紗縠軍衣虎文錦袴為武衛之
貴選 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

歸元集卷之十
南京虎賁衛

六宮百官皆遷于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于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当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盖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

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什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熊太守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

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
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
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
南以平 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
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
而已不過三年輒得 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
吏部皆指以為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
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
惴不能保當是時 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
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于有土之職而

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
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
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
落職為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
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于掠野故
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
而侯之賢猶著聞於人侯為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
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閒自若武
夫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
州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

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亡生存亡于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劔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

為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迨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為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獎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為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為之自疏者蓋以為

自東南有侯之序
朝廷於額外增設官
吏無慮百數今年
極況奏行或有悉
送上部別駕蒲州
設侯以海防至當
行時屬縣崑山缺
令處方署其事者
年任民便老之而不
忍于其去吾鄉
進士二十有四人按
故事有贈行之文
不以有光無似辱使
序之

兵項字出漢書內吉
傳使東曾按邊長
吏項科降其人張晏
曰項錄也謂考按兵
吏籍也蘇子由文三
有考案邊項之文
兵項謂兵籍也常
聖存改許兵不得
其辭耳

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躊躇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強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氏之門論為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喻則喻以

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究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為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之母代為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為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

諸生尤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
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
瓚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
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
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
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
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
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嘉崑山
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大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
者遠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
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
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
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
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

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

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日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

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

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典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

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為為是特出

嘗有子郵其家且以受知於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為贈行之序

後抄李補嘉靖四十年秋陸公以河南按察使使太倉兵備推河南布政司右丞致州學生張瑞後其先夫思南守與公能善也

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而無都試之役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

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
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
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真而
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
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
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
恨余意廟堂以公賢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
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
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
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 天子與二三

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
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
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
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
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臥以治之
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
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

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
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
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
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
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
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
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
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
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

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
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
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
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
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
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
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
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
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
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

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應試之文而徒以搏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討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二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

者為序以贈之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燁然眾人以為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
將子奇類元和與凡
因事於禮部者二十
有文於其將行而
屬序於予凡序之
為廢者送行者之
詞也予又辱與子忠
善因不敢辭茲

為澗為澗為瀾為波為潛為澣為沱為洵為沙為瀆
為汧為汜為淪為徑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
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粟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溫
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疆弗友之剛克為燮
友之柔克為沈潛之剛克為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
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揚粵之間宜也令於
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累碁至於入為九卿
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
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
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

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徇以情骫於法
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
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
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
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
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
聞教令以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 太祖
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
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
年來疆藩不軌蠻夷湏洞江湖之盜無世不有而議

者以今日三垂多警唯江右宴然以是為子忠喜是
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
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論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
子忠試往而贊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
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為文序
之 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
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
甸今又進陟 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

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
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
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
遍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
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
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
記序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
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

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譁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為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絲絲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

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慎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

之形勝無逾關中者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
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
之亂戎馬蹂踐而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
祔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
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
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
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
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
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
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

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
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
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為陸海河山土地
無改於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
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
佑以為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
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
渠勸農置官嚴防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
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
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

丘文莊公亦以幽燕逼近胡虜而漕河易噎欲重山
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
膏壤千里百姓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
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
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
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
子之龍遇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吳郡 歸有光 著

門人 周 詩 校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
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
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
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
大矣於是受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

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婺源俞尤二君數使督之余又病不能執筆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唯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為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沙清流關為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

地固不為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願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媮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太屈而斂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

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願今天下

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
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今日守令者之責
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
其在君矣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
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
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
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進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
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

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
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
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吾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
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
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
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
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
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
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

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病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殫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

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且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
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
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
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都國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
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

蓋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
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
國事不可為矣 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
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
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 朝廷威靈有所俛
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
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
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
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
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衛神京為萬世帝

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
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
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
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
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樂城韓山童
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
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
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
奧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
贊矣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
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
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
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為與時贈者惟推府為郡司
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
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
生今文以卹為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
之靜哉靜即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
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

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願無繇
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
師今又官蜀中行印邾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
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
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已而韓公之意
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
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
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

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
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
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固無繇一見
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
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
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虚心反覆於
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
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

此文竟山本如此常
塾本乃是二篇分初
存

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迄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斲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

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絲絲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

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薦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

辨香為余默致其禮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

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今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繆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繆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煩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

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為民而為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為者使之得盡其為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為其官之上者也

送濬甫魏鴻臚榮授南還序

昔吾莊渠先生起吳郡天下之士從之講道與餘姚南海角立今沒二十餘年先生之門人存者蓋少其位于中朝與遊宦於四方者幾無一人矣今歲先生之子仁父與其從子溫父試南宮皆不第而東倉王

明得與余皆先生家壻幸獲同榜而明得又先以病
予告還鄉仁父留乞恩就教慈谿而溫父之母兄濬
父以舍選得鴻臚序班濬父與余先妻同母兄弟也
思念少時莊渠先生以斯文為己任時自南海及成
均還士大夫過吳中必造先生之廬而今兩京及所
在講席常滿群言淆亂而先生之道響絕以其門人
子弟之無顯者也余既孤立無能有以振先生之道
而二君者又南還是以愈默默不自得也因為序以
送濬父而復為七言絕句一首以送仁父欲其以先
生之道振于浙東也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
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
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
長吏也夫令為天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
賢兩梁冠其選即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
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徃徃恣睢

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為酌酒

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生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為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 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

駕部吳君之先憲
副公與吾郡陸生
唱聲之先大夫同在
嚴州有傳家之積
陸生是世得從君
遊君河海考績北
上陸生為君請贈
行乞祠且教君之意

甚勤金匱御覽之
人又不用於世俗之文
其何足辱命哉
居之高誼久矣况其
清之懷之烏得之言
已乎

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
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 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
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宴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
百年邇者營卒群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
羽林之禍 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
統馭之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
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
其情而加慰响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于自恣如是
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
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為習 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囂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
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
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
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
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
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
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
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揚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
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
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

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脅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己此所以可慮也人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蔽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予何詞以助之哉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

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己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

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 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 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 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

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 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 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 天子承統繼作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 朝廷任屬之

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願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

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名望地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

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
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
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
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
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
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
附于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
為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備
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
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
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
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
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
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
士之去位夫徒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
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
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
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

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
二疏之所以去蓋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揚侯亦然
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
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
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
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
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
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
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
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

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
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
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
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
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
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
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
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
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
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
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
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

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
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
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
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
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
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
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
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
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
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

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
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
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
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
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
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
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
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緹城之禁小民斗
米束菜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
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

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謀而屠剗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并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

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獎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

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
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
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
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
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
儒學而傲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絕不敢出儒者之
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
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某無所用於世
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
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

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
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
以某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
試及對 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
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
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為 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
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
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
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某有一日之長又最知
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爾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為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

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古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蕃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勲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纍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

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
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補
送行之闕云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
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
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
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
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
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

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
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
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
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刺覈以求一
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
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
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辨治至其
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
亦有過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
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

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
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
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
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
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故毀
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
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
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
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
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

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為天下第一
世有顯仕 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
罪不敢出仕 長陵之世吾祖以人材舉猶不敢應
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資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
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
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
然余試南宮又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太宗伯王公
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

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栢泉叔方為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為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鱓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鱓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為尚醫賀且祝諸弟嬾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

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孝肅皇后以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兩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

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 后不能強厚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即位后為 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尤存云 孝宗時 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

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為其教者皆來為道宇賀而道宇之從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 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 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我眉寺覺義海上人序

佛之教自魏以來迄於遼金皆有燕土崇尚是道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為穹寺以法會者常數萬人及皇朝其教不墜今京師內外之寺無慮百數寺有故有新或起或廢由其時之崇尚與俗之喜捨僧之才能振起與否凡寺領於祠部而官之曰善世曰闡教曰講經曰覺義覺義之品列銜猶第八若於其中能傳其道非論佛以往世數其真如佛性出世化人靈變無際世莫得而測也其時之能尊與否及世之知不知一歸於空可得以國王宰官而臨馭係縻之耶

現形示教其行於世與衆同而法在焉世亦莫得而測也今京師之定武關外有曰我眉寺者不知其所以始蓋自唐云或曰昔有大士自犍為來先居我眉山故以為寺號或曰佛以一掌持化自他國土互融無礙智境則大千世界之中即此皆靈鷲山給孤園也何況峩眉乎海上人姓紀氏為保定巨族少而祝髮居於寺凡若干臘上人能自推其世其一祖曰德林二祖曰明善三祖曰真相而自次其世曰四寺幾廢而再新之亦自謂能究竟無所有今年若干祠部上其名予之官曰覺義於是京師諸寺長老莫不欣

歸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西金堂
踴喜是寺之有主也夫竺乾之道世不顯亦不滅綿
綿延延而常教人以為善者其猶有是類也耶大慈
仁寺住持宇上人余識之故為上人請贈言遂為書
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